

西晋青釉三铺首网格纹钵

■安徽合肥 刘东

中国是瓷器的国度,自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中国的南方地区就已在陶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原始瓷器。到了东汉时期,成熟瓷器出现,后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青釉瓷器的烧造水平不断提高,这一时期,我国制瓷业中心仍在南方地区。本文介绍的这件青釉三铺首网格纹钵就是西晋时期南方早期越窑烧制的青瓷产品。

这件青釉三铺首网格纹钵(图1),高6.9、口径19、底径9.5厘米,安徽省芜湖市出土,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钵为直口,弧腹,圆饼形足,外壁口沿下部饰两道弦纹,肩部饰一周菱形网格纹,同时在网格纹带上,等距离的位置塑三个铺首衔环装饰(图2)。铺首衔环图案较为清晰,在这组纹饰带以下又饰一道弦纹,钵内底中心为数周旋环纹,其外围有水波纹等纹饰,内底一周又见有六个等距离的垫隔痕(图3),应是烧成后,取下泥钉类窑具留下的痕迹。这件钵的内外壁均施青釉,胎釉



图1 侧面图



图3 内底

结合较好,未见明显脱釉现象,釉面有细小的开片纹理,下腹近底足处及底足不施釉,胎色较为细腻(图4),胎色白中微泛黄。

成熟瓷器出现于东汉晚期,三国和西晋时期是制瓷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东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我国南方的浙江地区一直是制瓷业的中



图2 铺首衔环装饰

心,这一时期瓷器的最主要釉色品种就是青釉瓷,这些青瓷产品制作规整,胎质较细腻,胎釉结合较好,已具有较高的品质。“越窑”即“越州窑”的简称,唐代通常以窑所在的州名来称呼瓷窑,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所辖的余姚县、上虞县境内,实际上这里烧造瓷器的历史远早于唐代,东汉创烧,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古陶瓷界一般将它们称为“早期越窑”,与唐代越窑是一脉相承的。三国两晋时期,早期越窑基本都使用依山而建的“龙窑”烧制瓷器,使用的窑具主要为筒形或喇叭形支

烧具以及支钉、泥钉、托珠等垫隔具,装饰纹样方面常见的是几何纹、网格纹、弦纹、水波纹等,器型种类也相当丰富。

铺首衔环装饰是这件青釉钵最大的亮点,与平面的纹样不同,此铺首衔环采用了贴塑的装饰技法,这也使得装饰更有立体感。据东汉许慎《说文》载:“铺,著门铺首也。”现代《辞海》中解释:“铺首,衔门环的底座,铜制,作虎、螭、龟蛇等形。”说明铺首衔环在历代建筑的门上应用最多。不过,“铺首衔环”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此后历代青铜器、陶瓷器、漆木器、画像石、墓门、建筑大门等各类器物上常见有使用,有些铺首衔环属于器物上的附件,有实际使用意义,也有些则只具有装饰意义。这件青釉钵上的铺首衔环装饰显然属于后者,仅具有装饰性,并无实用性。

总体观之,这件西晋时期的青釉三铺首网格纹钵,制作规整,胎质细腻,胎釉结合较好,装饰纹样丰富,历经1700余年,保存完好,具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金代白地黑花罐

■江苏泰州 李晋

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宋代晚期和金代是磁州窑的高峰时期。作为著名民间瓷窑的磁州窑,犹如磁铁一样吸引着艺术爱好者的关注,这与磁州窑器物自身的艺术性密不可分,磁州窑的白地黑绘有着水墨画的肌理效果,是较早出现彩绘装饰的中国瓷器。

磁州窑很多瓷器在成型后,会在表面施一层厚厚的白色化妆土,再施加含铁量很高的黑釉,接着用黑笔分割出不同的装饰部位,经勾画、划绘、剔花等工序后,再罩上一层透明釉,进窑烧制而成,使得白地黑花的色彩醒目别致。

这件金代白地黑花双耳罐(见图),是近期笔者在杭州博物馆所见,其高19、底径9.5、口径14.5厘米,造型简洁大方,粗放中不失秀逸。罐身底部小,腹部较宽,至上又略微收

窄,加上两边的双耳,彰显出了独特的审美价值。罐是实用之器,很可能是当年游牧民族用于汲水的器具。

虽是生活之用,但艺术的笔触在上面留下了永恒的记忆。上面的黑花历经八百余年,依然光鲜如新,下面竖着的草纹上面,依次有花苞和花儿,旁边有类似三叶草的装饰。现实中的花草不会是这样直挺挺的姿态,但工匠运用大胆的想法,将之赋予人格化的精神内质,通过漫漫逸笔呈现出来,这实在是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一种表达。

这件金代白地黑花双耳罐,出土时虽已分裂多块,然经细致修复,已恢复了它的本真模样。虽然当年这件器物的工匠名字已无从知晓,但我从中却看出了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一种鲜活之感,这是文物赋予后人的一种文明记忆。

青瓷唾壶彰显盛唐古韵风采

■湖北武汉 李笙清

唾壶,顾名思义,就是承唾之壶,其作为壶的一种样式,为承接唾沫、痰液、漱口水及其他污秽残渣之物的卫生器皿、盥洗用具,有些类似于现代人多有用到的痰盂。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曾出土自铭“汝阴侯唾壶”,故唾壶又名唾器。唾壶在我国古代曾被大量使用,据北宋王谠《唐语林·补遗四》记载:“(汉)武帝以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许掌御唾壶,朝廷荣之。”可见西汉就有了对唾壶的使用,且宫廷里已有了掌御这类御用器物的官员。三国、魏晋、南朝时,唾壶常用作随葬品,所以发掘出土的这些时代的唾壶较多,可见唾壶作为一种常用的家用器具,被当时的贵族所钟爱。

古代唾壶,形制上大多为盘口、宽沿、短颈,丰腹平底,方便实用。质地以陶瓷为主,亦有玉、金、银、铜等材质的唾壶,如汉代刘歆《西京杂记》卷六载:“魏襄王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扞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

壶一枚……。”《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三》中,亦有“左卫副使张元昌使用金唾壶,昨因李训已诛之矣”的记述。唾壶的使用,在古代还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唐代墓室壁画常绘有《侍奉图》,图中的男女侍从,手中捧着的器具除了盆、罐、巾、拂尘等,还有唾壶的存在。尽管在明代以后唾壶形制有了一定的改变,但唾壶这一名称被一直使用到清代,在清《皇朝礼器图式》中,就有唾壶的样式图,说明唾壶使用的历史久远。

1995年,武汉市新洲区辛冲镇唐代墓葬出土了一只青瓷唾壶(见图)。该器通高11、口径15厘米,喇叭口,平折沿,束颈,溜肩,鼓腹下收,平圈足;灰白胎,通体施釉,釉色青中泛绿,绿中闪黄,施釉均匀。该壶现收藏于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瓷以瓷质细腻、造型端庄、色泽纯洁而著称。唐代时,越窑、瓯窑、婺州窑、岳州窑、长沙窑、洪州窑、寿州窑、邛窑等多有烧制青瓷产品,青瓷唾壶便是其中较有特色的一种,有素烧唾壶,亦有刻划纹饰唾壶。唐代青瓷,尤以越窑烧造的产品最为精

致,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将越窑列为第一大名窑,唐代诗人陆龟蒙更是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来赞美之。

“始知师德能容物,渐觉王敦是可人。说与英雄同击节,暮年歌酒事悲辛。”这是清代诗人曾习经的一首标题为《唾壶》的七绝,其中“渐觉王敦是可人”之句,提到的是“唾壶击缺”的成语故事:东晋权臣王敦在武昌(今湖北鄂州)拥兵自重,朝廷担心他发动兵变,便派遣心腹到王敦处担任幕僚,监视起居,事事掣肘。这令王敦如芒在背,极不开心,于是在一次宴饮时,借着酒劲击节而歌东汉末年轻臣曹操的乐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抒发心中的郁闷与愤慨。他当时所击的节,就是拿起一柄铁如意,不停地敲打座旁放置的一个玉唾壶,以至于一歌终了,唾壶的盘口被敲缺了多处。这则典故被宋代诗人岳珂写进《玉唾壶》,发出“古来玉唾壶,歌罢壶为缺。忧时一片心,常惜志士烈”的感叹,这也是唾壶所延伸出来的一种卫生文化了。

此器造型端整,胎质坚硬,釉色纯净,滋润光泽,不透明,显得扁矮敦实,素雅古朴。因出土时有破损,经过粘接修复,器型依然完整,渗透着一丝盛唐青瓷的古韵风采。

